

好天气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605434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605434>.

Rating:	General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
Category:	M/M
Fandom:	声入人心 Super-Vocal (TV)
Relationship:	云次方 - Relationship
Character:	郑云龙 , 阿云嘎
Stats:	Published: 2020-06-08 Words: 3489

好天气

by [Lilyyyyysroom](#)

Summary

查了上海的历史天气——

2017年6月27、28日温度不高，日照很少，伴有阵雨及大雨。

有你在，就是可爱的好天气。

上海的夏天很潮湿。

北舞09音乐剧班的迷你“会师”结束已经是八点多，走出餐厅就发现雨柔柔地浇下来，很多刚刚加完班的白领表情冷漠、步履匆匆地赶路，让夏日的夜晚涌现一丁点凉意。

阿云嘎和郑云龙立刻发扬绅士风度，给同学招了出租车，还千万叮嘱着到家了说一声，逗得姑娘看着两个认真温和的大男孩就要笑——真是没变过的可爱体贴。

剧组给阿云嘎安排了住的地方，但是下午发布会结束和聚餐都没来得及多聊，现在他捡起话头，和郑云龙讨论新剧目怎么表演、有哪些困难、未来的工作等等等等，舍不得结束这场难得的、沉浸的聊天。

两个人就在餐厅门廊下肩并肩站着，嘴里紧赶慢赶地打岔说俏皮话，两双明亮的眼睛投向晦暗的马路，对面是公交车站，有穿着高跟鞋、短裙的时髦女郎，有过分害羞不敢对视却紧紧牵着手的学生情侣，有背着双肩包累得无精打采的年轻职员——

多么普通的城市一角，他们就这样看着、心里很安静。

等雨势渐小，阿云嘎舍不得走，又憋着不讲，郑云龙瞥了他一眼，顺势爬上杆：“去什么酒店，跟龙哥我回家。”

越长大越容易没有朋友，此时能留住一个从未走远的伙伴，那是舍了脸子也行的。

“呸，老子不要脸。”大男孩能屈能伸。

两个修长的身影被路灯映着，走着走着就依偎在一起，进地铁时阿云嘎去买票郑云龙咸吃

萝卜淡操心，凑旁边指挥，有种老班长到自己的地盘儿就变成小娃娃的错觉，被二外选手软嘟嘟地撅回来，还一点儿不生气。

坐下阿云嘎就负责听郑云龙吐委屈，“排练压力大、生怕完不成、一夜夜都睡不着”什么的，他贯是个爱照顾人的，听得皱眉又舍不得再唠叨，手一摁把这人的大脑袋放在肩膀上，闭目养神，抓紧一分一秒休息。

地铁进站出站，两个人叠在一起晃呀晃，音箱报出一个个车站名，阿云嘎听得很认真——这就是大龙新的生活呀。

到了，阿云嘎轻轻把老同学的大脑袋扶起来，半托半抱着把人请下了车，郑云龙眨眨眼，眸中雾气氤氲的样子，说“有大学上课睡觉的感觉”，“脑子终于歇了一会”，面上带出了成熟男人的一分疲惫心事。

无忧无虑、轻盈从容的大学时光已经过去了很久。

阿云嘎自己经历不同，从十几年前就知道生活不易、命运多风刀霜剑，但第一次看着自己的好同学被生活摧折，心酸的感觉涌上来，让他侧头望向了路旁——

一家小小的蛋糕店，并非什么知名品牌，就这么静悄悄地落在街角，暖融融的灯光从屋里照出来，像等人归来。

阿云嘎自傍晚被拉进餐厅就别别扭扭到现在的心小小地欢呼了一下，立刻抓着人走进去。

郑云龙不是个爱吃甜食的，被老班长拉着嘴里还吐槽呢：“可算知道你为啥比大学那会胖这么多了……”又看见他漂亮的脸可劲儿往冷藏柜玻璃上贴，对着营业员指着要了一个八寸的奶油蛋糕，回头还冲自己俏皮的眨眼睛，说：“还来得及，给你过个生日~”

啧，老子真tm的走运啊。

结账的时候，阿云嘎顺带买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瑞士卷，淡紫色饼体上有两瓣草莓，立着像一对神气十足的兔子耳朵，郑云龙埋怨买多一个又吃不完，他还跟照顾小动物似地讲：“其他的小蛋糕都跟人回家了，留它一个在冷藏柜里好孤单呀~”

往小区走的几步路上两个人打岔聊天也没停，郑云龙欠欠地耍嘴皮子，又因为手里有蛋糕盒子没法跑被阿云嘎踹了两脚屁股，打打闹闹的样子小学生见了也要撇嘴笑两人“幼稚”的。

郑云龙不排练的时候是个标兵宅男，从小看爸爸做家务也知道怎么照顾自己，不说地板整洁干净，连厨房的墙面都不见油垢，让跟在郑云龙屁股后面“巡视”的“领导”阿云嘎啧啧称奇。

等到手里被塞了个杯子，灌了大半温开水，阿云嘎弯着腰撅着屁股开冰箱“视察”的程序也被强行叫停，回到房间，在小方几上把蛋糕拆开，他兴冲冲地给插蜡烛，满满当当27根，又想起没打火机正要喊“糟糕”，郑云龙立刻拉开床头柜抽屉摸出来一个给人递过去。

结果收获一个小白眼儿，附赠一句“抽烟有害身体健康”！

嚯这小嗓门，不愧是读报纸时间长，八个字字正腔圆情绪饱满，能直接送央视当公益广告播。

手忙脚乱把蜡烛都点上就感觉要来不及，最前烧起来的都下去三分之一了，阿云嘎赶紧把郑云龙抓过来坐下要他闭眼睛许愿，眼睛睁得圆滚滚的，比真正过生日的人还兴奋呢。

郑云龙好久没过这么富有仪式感的生日了，耳边还有人声伴唱《生日快乐》，也整得挺积

极，有模有样的闭眼想了几秒，闪过“变身怪医要成功啊”和“大家身体要健康”，又睁开眼，正撞上一双含笑的漂亮眼睛——

“嘎子，祝你未来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”

阿云嘎听了愣了一下，脸上又攀上了点儿肉，笑起来有两个标致的酒窝。

他用力点点头，跟郑云龙一起把蜡烛一口气吹熄。

蛋糕切了又给合租的室友们分了分，三下五除二就吃得干干净净，随后阿云嘎作为甜食爱好者又把草莓蛋糕消灭了，还振振有词：“大蛋糕被吃掉了，不能就剩它一个~”

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，脱掉外套露出来白嘟嘟的胳膊也这么觉得。

年轻的追梦人生活是窘迫的，卫生间需要共享，洗手台零零散散摆了很多产品，拧水龙头时需要小心，不然会碰倒一连串儿的瓶瓶罐罐。十分钟前或许有人刚洗过澡，湿漉漉的空间让人情绪不高。

郑云龙给阿云嘎找了个新牙刷，让他自便，又回屋子给他找能凑合套一套的T恤和短裤，幸好他们一个瘦了一个胖了，身高体重都很接近，再加上感情好，四角内裤都毫无嫌隙地共享。

等巨蟹男洗漱完、把卫生间又收拾了一通再回床上躺着，阿云嘎已经睡着了，虽然是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，睡觉却惯爱溜边，身边大个子躺上来一点儿没扰着他。

习惯性地打开床头柜，褪黑素的罐子空了，重度失眠人士感受到了今日第一份烦躁。

侧头看睡得挺香的某人，心里羡慕又佩服——他坚强、能熬，不管多难很少失控，醒着就拼命工作，要睡就从不自扰，当时小孩心性不好意思说，但其实他一直——

一直很尊敬他、很心疼他，在这三个月，好多时候都是想想他吃过的苦才熬过来、才决定接着熬下去。

郑云龙也是今天才发现，原来睡不着的时候人这么爱翻身，他也确实还不算瘦，这不，把床友（？）给吵醒了——

阿云嘎迷迷糊糊的眼睛半睁，眸子还没对上焦呢，软乎乎的手就呼过来——

轻轻地落在后脑勺，揽进怀里，还拍了拍，“睡吧。”

巨型抱枕郑先生被多年好友“锁死”在肩膀头上，也不敢说也不敢问，嘎子这是把我当侄子哄啊我擦、怎么感觉他头发没干啊、《遗愿清单》票还没买呢啥时候去好呢、道具组那边……哎嘎子这下巴挺有肉啊不跟原来似的能戳死人——

还没想完，黑甜的梦境把这个不常来的小孩也抓了进去。

阿云嘎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个大脑袋从肩膀上搬开，他睡觉很规矩，但他的好同学可不是，要蹭着要枕着，碰上另一个睡觉不好的能梦里上演全武行，到自己就是被“欺压”了。

郑云龙挪了一下又翻个身，好好把握住大脑放假的机会使劲睡，阿云嘎伸长胳膊拿起手机看了看工作的安排，又回了几个消息，随后懒懒地躺着，能听见屋外淡淡的风声，夹杂着雨滴敲打小窗。

整个城市还未醒来，他还可以浮生偷闲，严谨自律的生活习惯好像突然失灵，终于是迷迷糊糊地再次落入梦乡。

两颗脑瓜靠在一起，枕头被挤到旁边，哪听得见屋外风雨琳琅。

再睁开眼也不过八点钟，身边没有人，被子有太阳的味道、暖融融的，阿云嘎懒懒地躺着听着嗡嗡作响的油烟机工作声、闻到油脂爆开的人间烟火气，忍了又忍，还是笑了起来。

郑云龙做饭很有条理，鸡翅洗干净葱姜料酒腌渍放一边、切洋葱、洗上海青、打鸡蛋、热锅，可乐鸡翅调好味转移到电饭锅继续焖煮，洋葱炒蛋和上海青炒起来都很快，得空桌台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有功夫出厨房看阿云嘎忙啥呢，关了抽油烟机才听清了两句——

这人抱着手机玩游戏呢，叮叮咚咚的，是最近很流行的作战手游，什么98k，八倍镜，该跑毒了，我来开车云云，这游戏还必须得和队友语音，那边的声线听上去还是个少年，性子急，阿云嘎没打好立马就被喷了，他好脾气嘟嘟囔囔地解释：“对不起哦，我的眼睛有点笨，没有看到~”

少年立时不好意思了，连忙说“哥你打得挺好的”“刚刚厕所那狙你一发就倒了太强了”云云，结束了还拉着加了好友。

郑云龙就抱臂看，听着电饭锅放出水汽的声音、窗外车水马龙、雨一直在下——

“哎呀我的上海青！”

“大爷”阿云嘎懒懒地抬起眼皮，又埋头玩起来。

等饭菜上桌了郑云龙臭显摆的小表情掉下来了——电饭锅被可乐鸡翅占了，没主食。

阿云嘎扬眉吐气。

两个人就着没用完的可乐吃起菜，打开电脑看起了《恋爱假期》，阿云嘎喜欢看电影，郑云龙无可无不可，他们在盛夏看一个冬天发生的故事，很有意思。

吃完早午饭才十一点，郑云龙被摁在沙发里不让动，看着人把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、又进厨房洗碗，他就把没看完的书拿出来慢慢地读。

旁边的沙发位子陷下来，阿云嘎继续看电影，屏幕里正在下雪、灯光昏黄、配乐悠悠，慢慢的，他又睡着了，草原养大的孩子平日里的生活像马一样，睡觉也要站着，随时奔跑、随时斗争。

却又敏感地知道这里温暖又安全，可以放心地休息，他把头放到郑云龙腿上，像大学生活的倒换。

“靠枕”左手轻轻盖上阿云嘎的眸子，挡住有些明亮的室内光，眼睛还黏在书页上——

我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我厌弃的是平凡的梦。我只愿意凭着这一点灵感的相通，时时带给彼此以慰藉。

.....

像流星的光辉，照耀我疲惫的梦寐，永远存一个安慰，纵然在别离的时候。

好像过去了很久，又好像只是一瞬间，阿云嘎长长的睫毛颤了颤，美梦和现实在争夺这个漂亮的男孩，郑云龙感受到掌心被轻轻地挠了一下、又一下，得很用些意志力才能把心神拉回纸张——

上面写着——

如果我们能获得长寿，等我们年老的时候，我愿和你卜邻而居，共度衰倦之暮年，此生之

愿足矣！

醒来觉得甚是爱你！

阿云嘎终于睁开眼睛，郑云龙慢慢把手拿开，他定睛扫过逼仄却整洁的房间、淡蓝色的瓷砖、无褶皱的床单、整齐排列的小书架，厨房里小火煨的汤把香气放进来……

郑云龙似有所觉察，偏头看过来，正撞进一汪眼波。

一生还有那么长、那么久，他们两个还有那么多人要遇见、那么多事要面对——

真不敢相信，现在就可以那么幸福。

Fin.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